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許譽卿

華允誠

魏呈潤

胡良機
趙東曦

李曰輔

毛羽健

黃昌宗
韓一良

吳執御

吳彥芳
王績燦

章正宸

黃紹杰

李世祺

傅朝佑

莊龍猷
李汝崇

姜 埰弟 埰

熊開元方士亮

詹爾選

湯開遠

成 勇

陳龍正

許譽卿字公寶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啟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賓誣劾蘄州同知楊姜侵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視漢之朋結趙

魏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何異忠賢
大怒又言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
廠衛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通復用立枷法士民槁
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流毒縉紳
宜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內操
未罷聚虎狼於蕭牆之內逞金草於禁圍之中不為早
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
魯卿偕同列論救遂錫秩歸莊烈帝卽位誅崔魏將大

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
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
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璫讎東林尤陰
驚詔定逆案頌璫者即黨逆永光嘗頌璫治逆案陰護
持之南京給事中陳堯言疏劾永光璫孽不當正銓席
然帝方眷永光責堯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
薛國觀以已亦璫孽也遂訐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
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即日引去七年起故官

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
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
直發本兵張鳳翼固位失事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
玩寇速禍罪言賊在秦晉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
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言
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
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
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鄰始有淮

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奉旨則曰不必移
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
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鎮藉口撫臣以
不必移鎮為詞則輔臣欲諱玩寇連禍其可得哉帝以
苛求責之而是時官吳履中等復交章劾體仁應熊以
相交贊美其擬旨慰留曰忠悃曰蓋畫曰絕私奉公曰
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蓋安在而奉公濟艱者何
事也譽卿再疏論帝仍不問譽卿曰皇上臨馭有年法

無假貸獨於悞國輔臣不一問今者巡撫楊一鵬巡按
吳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顧從容入直退食委蛇謂
可超然事外乎帝終不聽譽卿在天啟時謝陞方為文
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
陞布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
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營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
之晉家陞等列之舉首為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
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

仁惡尤甚當先去之御史張纘曾乃獨劾陞陞疑出詹
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構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
亦欲得登萊巡撫詹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詹卿謂其
營求壯缺不欲南遷為把持朝政地并及屬紹芳事體
仁從中主之詹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史
劉達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
光祿卿不赴國變雜髮為僧久之卒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

川參政允誠舉天啟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
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
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
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二年冬京師戒嚴分
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叙功
加俸一年改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以溫體仁閔洪學
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畧言當事借皇上剛嚴
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

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
聖主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闕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
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
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
之精神為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為
憂政府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
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觭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
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棊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為即聾從

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
悞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與孫
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
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
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為奸黨
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默求容是
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
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

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
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
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
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
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
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為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
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為罪案排正類
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

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例上洪學徇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紆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悖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如洪學者，為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而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貲而首拔，節英以論沈。」

演而謫羅喻義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遂此非事之章明
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
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孝養母母年八十三而
終後為福王驗封員外郎十餘日即引疾歸允誠踐履
篤實不慕榮達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啗之允誠拒不
應入南京士英先造請亦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
肯薙髮與從孫尚瀛駢斬於南京

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

科給事中三年冬疏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巡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並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又陳閩海勦撫機宜六事並議行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驛站所裁纔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兩郵傳益疲勢必再編里甲是猶剗肉醫瘡瘡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薊門援卒非溢原數加派五百九十萬

外新增又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為稽核乎邊報
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使頻聞躡加峻秩門客廝養
詭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
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為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
造宜且暫停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撫
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褒上蒙
而下削不可不禁飭又條陳數策請大修北方水政帝
皆納其言熹宗時司業朱之俊議建魏忠賢祠國學旁

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置籍責諸生捐助及帝即位委
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首輔韓爌以同鄉庇之
漏逆案及是之俊已遷侍講呈潤發其奸請與萬齡棄
西市之俊由是廢宣府監視中官王坤以冊籍委頓劾
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即令坤按核呈潤上言
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
逆璫削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覈之法在而乃以付
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年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

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官之威
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
者異日九邊聲息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
毋使仰鼻息於中官帝以呈潤黨比貶三級出之外良
機者南昌人也字省之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啟間為
御史嘗糾魏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忠賢憾之以年
例遷廣東參議良機方按貴州不俟代而去之遂斥為
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鎮年滿當代以其敏練

再巡一年至是遂為坤劾罷時又有御史李曰輔者亦以
論中官獲譴廷臣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曦又疏
劾坤亦獲譴云曰輔字元卿亦南昌人也與胡良機同
里聞萬厯中舉於鄉為成都推官與巡撫朱燮元計兵
事偕諸將攻復重慶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
出張彞憲總理戶工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
監餉宣府劉文忠監餉大同劉允中監餉山西又命王
應期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

布詔監軍西協又命吳真監餉登島李茂奇監茶馬陝西曰輔上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閭之遣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啟水火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竊為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為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頗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東曦

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五年由知縣
入為刑科給事中請興屯塞下以充軍用不報適宣塞
有私和事王坤時監宣餉且請代東曦上言宣塞失事
陛下赫然震怒速巡撫沈榮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
坤方會飲城樓商榷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
辭扶同罪反侈邊烽已熄為已功且請代夫內臣之遣
陛下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即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
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

宣鎮擅和賈坤奏發何謂欺隱調東曦外任謫福建布政司都事異時呈潤起官以光祿署丞終良機起光祿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東曦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使還里福王時召東曦為給事中曰輔為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元年由知縣徵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鍼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王師討安邦彥久無功羽健言

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善蔡復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平行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畧并薦舊總督朱燮元閔夢得等帝即議行後果平賊已陳驛遞之害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處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即飭所司嚴加釐草積因為蘓當是之時閭黨既敗東林大盛

而朝端王永光陰陽閃爍溫體仁猾賊周延儒回佞言
路新進標直之徒尤競抨擊以為名高體仁之訐
科場舊事也延儒助之惡且目攻已者為結黨欺
君帝怒而為之罷會推矣御史黃宗昌疏糾體仁熱中
枝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且箝後來言
路之多口羽健亦憤朋黨之說曰彼附逆諸奸既不可
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之連袂登進者
為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為相黨而去乎

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正孰邪不觀天
啟七年前與崇禎元年後之天下手孰危孰安今日語
太平則不足語別弊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哉一夫
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帝責
羽健疑揣而以前條陳驛遞原之太常少卿謝陞求巡
撫於永光永光長吏部陞當推薊鎮畏而引病以避後
推太僕則不病羽健劾陞永光朋比宜並罪永光召對
文華殿力詆羽健請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曰究言

官非體也帝不從已而省之一日帝御文華殿獨召延
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廷而以
獨侍清間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閣門猶啟漢
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
羽健既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煥下獄主
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劾之落職歸卒黃崇昌
字長倩即墨人天啟二年進士崇禎初為御史請斥矯
旨偽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敎功止先

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閒出詔凡加銜進秩
皆魏氏官也得旨汰敘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糾乃
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偽不可貸遂列上黃克
纘范濟世霍維華邵輔忠純呂如等六十一人乞罷免
帝以列名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尚書張我續侍郎呂圖
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又劾周延
儒貪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體仁不納二年冬
巡按湖廣岷王禋洪為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金鉅

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不以實聞獄不決者久之宗昌
至羣奸始伏辜帝責問前諸臣失出罪宗昌糾承薦等
時體仁延儒皆已入閣而永光意忌以為不先劾承薦
也鐫宗昌四級宗昌遂歸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鄉
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
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莊烈帝初在位銳意圖治
數召見羣臣論事然語不合輒訶譴而王永光長吏部
尤樂沮之澄城人韓一良者元年授戶科給事中言陞

下平臺名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
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
則縣官為行賄之首給事為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
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
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
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金
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伏乞陛下大為懲創逮治其尤
者帝大喜名見廷臣即令一良宣讀讀已以疏遍視閣

臣曰一良忠鯁可僉都御史永光請令指實一良唯唯如不欲告訐人者則令密奏五日不奏而舉周應秋閻鳴泰一二舊事為言語頗侵永光帝乃再召見一良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而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則掩卷而歎問一良五百金誰之餽也一良卒無所指固問則對如前帝欲一良指實將有所懲創一良卒以風聞謝大不憚謂大學士劉鴻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良前後矛眉褫其官

吳執御宇朗公黃巖人天啟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
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
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
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名亂請捐罷助
搜括毋為貪墨藏奸數帝以沽名市德責之劾吏部尚
書王永光比匪用王永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賄舉尹
同臯而祖制紊國家立法懲貪而永光誨貪官邪何日
正寵賂何日清帝以永光清慎不納其言請名黃克纘

劉宗周鄭鄮忤旨譴讓又言往者邊謄袁崇煥王元雅
擁金錢數百萬士馬數十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
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
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
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
繕修戰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翱葉盛輩所為客兵
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未審執御所論畿輔秦晉也
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又劾首輔周延儒

攬權其姻親陳于恭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為奸利初
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
又陳內外陰陽之說九邊中原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
膺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
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
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
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
邦華畢懋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

邪媚當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
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等下
獄而執御彥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為申救卒坐三
人贖徒三年彥芳字延祖歙縣人為御史大凌被圍疏
論孫承宗又駁逆案呂純如辨冤之謬登州用兵請設
監島中官至是譴歸績燦字偉奏安福人與給事中鄧
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又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
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卒福王時復官彥芳

績燦兩人者皆以天啟五年舉進士彥芳授莆田知縣
績燦授興化知縣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禎四年御史
並有聲其免官也又皆以薦才不中與吳執御同論譴
云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崇禎
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勸帝法周孔黜管
商崇仁義賤富強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
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體仁引為助為營入閣正宸上

言應熊強復自張何緣特簡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
傷察宜存渾厚奈何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帝
大怒下獄拷訊竟削歸籍九年冬召為戶科給事中遷
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禮之特重正宸出其
門與指柱歲旦朝會帝隆師傅禮進延儒等而揖之曰
朕以天下聽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
以格君心毋緣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
爵祿私親昵語皆風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撫巡江禹

緒為宣大總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
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以罪輔馮銓之力
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復銓冠帶正宸爭之事遂寢其不
肯阿徇如此未幾會推閣臣救李日宣謫戍均州語在
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正宸故官正宸痛舉朝無討賊心
上疏曰比者河北山左各結營寨禽殺偽官為朝廷效
死力忠義所激四方響應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
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互為聲援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

陘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隴右陛下縞素親率六師駐蹕
淮上聲靈震動人切同仇勇氣將自倍簡車徒選將帥
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據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
大矣詎無人應運而出哉魏國公徐弘基薦逆案張捷
邵議並起用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安遠侯柳祚昌等
薦起阮大鍼正宸並疏諫不納改大理丞正宸請假歸
魯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為僧

黃紹杰萬安人天啟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

考選給事中需次劾罷奄黨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
補授兵科五年薊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詒
相訐紹杰言文衡烈士受內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希
詔內豎訐邊臣辱國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罷希詒帝
不聽久之文衡以閤住去紹杰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
五月因旱求言紹杰疏論大學士溫體仁曰漢世災異
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
政治納讜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雨澤不降何哉天有所

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
歲不旱嘆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
既久窺覷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
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
一議又曰慮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撓其允
鋒也凡此名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
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體仁貶紹杰
一秩體仁辨且訐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

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為人
指授耶因列其罪狀東南不肯設立總督庇兵部侍郎
彭汝楠致失機宜用貪穢胡鍾麟為職方郎而黜李繼
貞囑尚書閔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為南京總憲錮正人
瞿式耜等庇姻婭沈榮為宣撫私款辱國庇主考丁進
從寬磨勘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
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箝言官之口挑善類之
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債悞之愆體仁

猶辨且以朋黨為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巡撫蔡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為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再劾體仁悞國召寇再謫應天府檢校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卒先是七年正月給事中李世祺論溫體仁及大學士吳宗達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謫福建按察司檢校世祺字

壽生青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科
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
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
貪墨之弊在奢靡旱禱雨未應乃進修政之說三曰
恤畿甸議催科預儲備帝並納之中官出鎮世祺上言
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防專擅內閣入奉
天顏出司兵食內廷意旨既得而陰伺之外廷事權又
得而顯操之魏忠賢盜弄神器則賴聖天子躬翦除之

而奈何復躬自蹈之不聽五年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世祺上言日者輔理調變無聞精神為固寵之用統軍衡才無術緩急無可恃之人中樞決策掩耳盜鈴主計持籌醫瘡剜肉州縣迫功令鞭策不前六曹寫簿書救過不贍簪筆執簡之臣接跡囹圄考槃邁軸之士抗聲鴻舉一人議疑及衆人一事訾疑及衆事黃衣之使頤頤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霧開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期月初雖間有摘

發至竟同歸模稜效不效可槩見伏願撤回各使以明
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
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
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謂
延儒嘗語人曰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成何語臣聞之世
祖帝詰世祖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責者再三世祖執如
初乃已至是論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遂貶官久之
起行人司副屢遷太僕寺卿遣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

杜門不出久之卒

傅朝佑字右君臨川人有孝行萬厯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啟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表弘勛張道濬為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攘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

然也皇上因早求言則恐其揚已過故削言官以立威
皇上慎密兵機則欲其籍人口故挫直臣以休衆往時
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大臣之
道固如是乎忤旨切責屢遣工科左給事中陳當務十
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內批用輔臣五勿
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內
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敕有司修城積粟十
二講聖諭六條出封蓋藩事竣還里九年即家進刑科

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為給事中陳啟新所劾貶秩調
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畧言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
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
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尚精明彼則託以張威
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
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燹理職
在三公體仁為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
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則日尋

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
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蔭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
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
已且七年又議裁減茂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
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
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
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人主之辨
姦在明而人主之去姦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

體仁母以天變為不足畏母以人言為不足恤母以羣
小之逢迎為必可任母以一己之精明為必可恃大赦
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帝怒除名下吏按
治踰月體仁亦罷中官杜勲雅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
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佑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
棘獲罪者益衆獄幾滿朝佑乃從獄中上書請寬恤
語過激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訶
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當時臺省競言事言不中多獲

譴章正宸莊鼇獻李汝璥之徒好直諫朝佑嘗疏稱之
鼇獻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
中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
照磨汝璥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為刑科給事中十年
閏月因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
九年來干和台災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
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歸國變哀經北面
哀號作祈死文祈死竟死汝璥朝佑既死福王時復官

龔獻事福王復官久之卒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
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陳啟
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
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惡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
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
並用今惟一途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
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其後途稍

陞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
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
恣其所為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紓虛文舉
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田
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
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
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歛人楊光
先許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啟新在

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謫聚奎以僉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並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賕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啟新遭母憂採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削啟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啟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為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採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初溫體仁及薛國觀排異已及建言者周延儒再相盡

反所為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
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
百官責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
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却為人出缺者臣敢
謂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倘如二十四氣蜚語此
必大奸巨慝恐言者不利已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
箱言官之口人皆喑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先是絡
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

夫錫因黃緣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以屬廷儒及廷推
遂得俞旨適帝有為人出缺諭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
非為天錫發也塚探之未審謂帝實指其事倉卒拜疏
而帝於是時方憂勞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
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塚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
帝遂大怒曰塚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
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塚情罪特重且二十四
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

實以聞時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
甚密旨下衛帥駱養性令潛覓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
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
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
即疏劾養性歸過於君而自以為功陛下無此旨不宜
誣謗即有之不宜洩請並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亦
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採獄言掠訊者再
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

石麟等擬採戍開元贖徒帝責以徇情亂法令對狀乃奪石麟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採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採已死採弟垓口溺灌之乃復蘓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採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以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採戍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且死語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垓

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塚下獄垓盡力營護
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垓請代兄繫
獄釋塚歸葬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蘓州初垓為行
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並列立拜
疏請去二人名及大鍼得志滋欲殺垓甚垓乃變姓名
逃之寧波國亡乃解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啟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
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期

等監視闕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決
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開
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
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嘆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
聽今應時復敢為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
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
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
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並貶二秩調外開元不赴

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三年遷
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驟遷開元以淹久頗缺望會光祿
丞缺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已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
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帝以畿輔被兵求言官民陳事
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
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
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
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
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
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
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
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
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肱股而任之易
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殃迄無哀止迨言
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

久之疑開元有所為曰爾意有人欲用手開元辨無有
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
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
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以輔臣繁刑厚斂
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擇累囚蠲
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慨歎
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為解開元復
請徧召廷臣問之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

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
誰復為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
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
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為賢數月後即以為不賢必欲
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
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
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
採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

初以為賢繼以為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
從之當是時開元欲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
儒慮其補牘謀沮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飈責
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開元意動大
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為驟禮部郎中吳昌時者
開元知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
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

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
開元讒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使彼行私必有主
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
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
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始方士亮劾罷密雲巡撫王繼
謨參政錢天錫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給事中
楊枝起廖國遴為天錫夤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
之欲令邱瑜秉政陳演為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

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
冤謂國遠枝起酖殺之兩人及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
又言恐代繼謨者未能勝繼謨繼謨得留任十六年六
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
年正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福王召起吏科給事中
丁母艱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
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葉家為僧
隱蘓州之靈巖以終士亮歛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

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為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祈籤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洩禁中語仁禎國遠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已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蔭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呂大器甘肅總兵馬燝事多施行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

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李右讜林蘭友
成勇傅元初而恤已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
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
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
官國變後卒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大常博士八
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
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無不賢因請起用侍郎陳子

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啟新宜召九卿科道
覲面數陳齷其底蘊果有他長然後授官遽爾授官非
所以重名器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
尸素可愧帝怒未幾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武生李璉搜
括富戶忤旨引罪乞休去爾選上疏曰輔臣引咎求黜
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
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
舉也璉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

如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
為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
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
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寡廉
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
卒惰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
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紉
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

疑緩於敷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
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
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
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
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歔輔臣不過偶因一事
代天下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
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
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

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煥耳目毀
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
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
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
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疏入
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
得為此言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
來大臣以言為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

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尚疑朕乎即尚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誠如聖諭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侵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何者為苟且對曰加派帝曰加派因賊未平賊平何難停汝尚有言乎對曰搜括抽扣

亦是帝曰供此軍國之用非輸之內帝汝更何言對曰
即捐助亦是帝曰本令願捐者聽何嘗強人時帝聲色
俱厲左右皆震懾而爾選詞氣不撓帝又詰發憤諸語
及貼黃簡畧斥為欺罔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
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亦可留為他日
思帝愈怒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直廬明日
下都察院議罪議止停俸帝以語涉諺詡并罪視草御
史張三謨令使部同論請鐫五級以雜職用復不許乃

削籍歸自後言者屢薦皆不聽十五年給事中沈迅左懋第相繼薦有詔召還未及赴而都城陷福王立首起故官未上羣小用事憚爾選鯁真令補外僚遂不出國變後十二年而終

湯開遠字伯開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經濟自許崇禎五年由舉人為河南府推官帝惡廷臣玩愒持法過嚴開遠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至大臣蒙重譴下禁獄者相繼幾於刑亂國用重典矣見廷

臣薦舉不當疑為黨徇惡廷臣執奏不疑為藐抗移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而不開以立功之路以詳慎責諸臣於是引罪者衆而不諒其致誤之由墨吏宜逮然望稍寬出入無絀能臣至三時多害五方交警諸臣休參罰惟急催科民窮則易為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推諸臣以心待諸臣以禮諭中外法司以平允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帝怒摘其疏中桁楊慘毒遍施勞臣

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時事孔棘諸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究之議過不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大過則要領失措懲創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為宜詳宜新之事而下以為宜畧宜仍之事朝所為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又野所為推重愾歎不可少之人上與下異心朝與野異議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蘓州僉事左應選任昌黎縣令率土著保孤城

事平之日擢任監司乃用小過卒以賊擬城池失守者
既不少貸擇禦著績者又不獲原諸臣安所適從哉事
急則鉅萬可捐事平則鎔銖必較向使昌黎不守同於
遵永不知貲朝廷幾許金錢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所
惜者此其一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狂
奔盡氣無救燎原此不過為法受過耳更欲以他罪論
則甚矣今歲盛夏雪雹地震京圻草場不熟自焚陛下
不寬刑修省反嚴鞠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

也臣所惜者此其一宣大巡按胡良機陛下知其諳練
兩任嚴疆尋因過悞褫革輿論惜之豈成命終難反汗
哉臣所惜者此其一監兌主事吳澧宵旦河干經營漕
事運升稽違量行責戒乃褫革之又欲究治之夫兵譁
則為兵易將將譁則為武抑文勇於譁而怯於鬪安用
此驕兵驕將為也臣所惜者此又其一未復為都御史
陳于廷易應昌申辨帝切責之河南流賊大熾開遠以
監左良玉軍躬擐甲胄屢致克捷帝以天下用兵意頗

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開遠以為偏八年十月上疏曰比年寇賊縱橫撫鎮為要乃陛下於撫臣則懲創之於鎮臣則優過之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偏裨有一禮貌不崇陞廢不遂者乎即觀望敗衄罪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懲創撫臣欲其惕而戒也優過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破壞寇賊日蔓延者分別之法少也撫臣清操如沈葆楨幹濟如練國事捍禦兩河身自為將

如元默拮据兵事沮賊長驅如吳甌或麗爰書或登白
簡其他未可悉數而武臣桀驁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
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即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
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其罪可勝誅哉秦撫甘學濶有
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明旨顧切責之然
則自今以後敗將當不問矣文臣未必無才能乃有寧
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不任
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

寬文法原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至黜谿之
夫不使怯且欺者倖乎其間則賞罰以平文武用命矣
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指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朝廷
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
任者亦罪且其罪反重勸懲無當欲勘定大亂未之前
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闕
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
保其秩王樸恇怯暴著聽敵飽去猶得與吳姓並論播

之天下不大為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
陝西之胡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何以當
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元默承大壞極救之後竭力
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為辦寇而誅督
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
撫臣並議而并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
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
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

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卽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於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於背而遽行削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守素備賊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八

有全城之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
賊薄永寧舊蜀撫張論與予給事鼎延傾貲募士夙
夜登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
敢任之鄉官矣吏部惟雜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釐
剔致刀筆賈豎闕然而起羽文畧不為撓乃以起廢一
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
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稽核糾舉
有按臣也不知旨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草有肯執奏

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戍有肯執奏曰
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過據事上聞有原
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於朝廷者乎是非諸臣不肯
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或反以甚其罪
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罪而於蕩寇安民毫
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大公之賞罰哉帝得奏大
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治河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
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乞留巡按金光辰亦備列其

功狀以告帝為勳容命釋還戴罪辦賊十年正月討平
舞陽大盜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禎復薦之乃摧
按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閣奏言陛
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寬
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得習見習聞為他日出治
臨民之本帝深納之是時賊大擾江壯開遠數有功巡
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進秩副使監軍如故十三年
與總兵官黃得功等大破草裏眼諸賊賊遂乞降朝議

將用為河南巡撫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為泣下贈太僕少卿

成勇字仁有樂安人天啟五年進士授饒州推官謁郭元標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郊迎勇不往且捕笞其從人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擊走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為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抑之勇得南京吏部主事以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

得失諭德黃景昉訟勇及朱天麟屈帝親策諸臣天麟
得翰林而勇以先赴南京不與尋用御史涂必泓言授
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閣言者咸獲譴勇憤其年九
月上疏言嗣昌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屢驚羣寇滿
野清議不畏名教不畏萬世公義不畏臣竊為青史慮
疏入帝大怒削籍提訊詰主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
十二年外吏數十日南臺無權可招無賄可納不知有
黨帝怒竟戍寧波衛中外十餘疏不召後以副都御史

張瑋言執政合詞請擢用帝以勇宥罪方新不當復職
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史不赴披
緇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遊高
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
外爭為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冤濫十一年五月熒
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
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減死臯陶贊舜

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累累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云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顥舉龍正久之刑

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帝令奕昌自舉亦
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
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兩電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
天黃日青決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
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言云極困黷殘不知何道龍
正上言極困黷殘以生財為本但財非析色之謂以析
色為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為財則生於地而
不窮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

聚歛之別名也。民曰病國矣。由是臣謂宜專意墾荒中。
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
輔河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
宜取給。或平糴。或拜爵。或中監國家命脉。不專倚數千
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然是時中原多殘
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執常理而已。翌日復進用人探本
疏。帝皆優容焉。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偽。而
辯又以進墾荒議為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為吏。

部御史黃澍以偽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
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為祠祭員外
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

贊曰崇禎時僉壬相繼枋政天下多故事之可言者衆
矣許譽卿諸人抨擊時宰有直臣之風然傅朝佑死杖
下姜埰熊開元得重譴而詹爾選抗雷霆之威顧獲放
免言天子易言大臣難信哉湯開遠以疎遠外僚侃侃
論事憤惋溢於辭表就其所列國勢亦重可慨矣夫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考證

魏呈潤傳

臣

嚴福按劉文忠張鳳翼傳忠作中與此

互異謹識

魏呈潤傳王應期吳直李茂奇

臣

嚴福按王應期本

紀及宦官傳期皆作期吳直本紀作呂直李茂奇本

紀作李奇茂俱與此互異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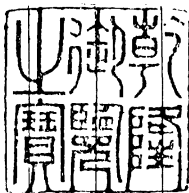
湯開遠傳與子給事鼎延

臣

嚴福按張鼎延見武大

烈傳作吏部郎中綏冠紀略亦作吏部郎與此互異

謹識



明史卷二百五十八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五十八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諸臣

華允誠

謚忠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給事中_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楊

鎬

字維翰
周永春

袁應泰

薛國用

熊廷弼

王化貞

袁崇煥

毛文龍

趙光祚

范志完

楊鎬商邱人萬曆八年進士歷知南昌蠡二縣入為御

史坐事調大理評事再遷山東參議分守遼海道嘗偕
大帥董一元雪夜度墨山襲蒙古綽哈帳大獲進副使
墾荒田百三十餘頃歲積粟萬八千餘石進參政二十
五年春偕副將李如梅出塞失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
餘人會朝鮮再用兵命免鎬罪擢右僉都御史經畧朝
鮮軍務鎬未至先奏陳十事請令朝鮮官民輸粟得增
秩授官贖罪及鄉吏奴丁免役大氏皆苟且之事又以
朝鮮君臣隱藏儲蓄不餉軍劾奏其罪由是朝鮮多怨

當是時倭將行長清正等已入據南原全州引兵犯全羅慶尚逼王京銳甚賴沈惟敬就禽鄉導乃絕而朝鮮兵燹之餘千里蕭條賊掠無所得故但積粟全羅為久留計而中國兵亦漸集九月朔鎬始抵王京會副將解生等屢挫賊朝鮮軍亦數有功倭乃退屯蔚山十二月鎬會總督邢玠提督麻貴議進兵方畧分四萬人為三協副將高策將中軍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合攻蔚山先以少兵嘗賊賊出戰大敗悉奔據島山結三

柵城外以自固鎬官遼東時與如梅深相結及是遊擊
陳寅連破賊二柵第三柵垂拔矣鎬以如梅未至不欲
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賊乃閉城不出堅守以待援
官兵四面圍之地泥淖且時際窮冬風雪烈膚士無固
志賊日夜發礮用藥煮彈遇者輒死官兵攻圍十日不
能下賊知官兵懈詭乞降以緩之明年正月二日行長
救兵驟至鎬大懼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襲擊死者
無算副將吳惟忠遊擊茅國器斷後賊乃還輜重多喪

失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委棄於一旦舉朝嗟怨鎬既奔挈貴奔趨慶州懼賊乘襲盡撤兵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諸營上軍籍士卒死亡殆二萬鎬大怒屏不奏止稱百餘人鎬遭父喪詔奪情視事御史汪先岸嘗劾其他罪閣臣庇之擬旨褒美旨久不下贊畫主事丁應泰聞鎬敗詣鎬咨後計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擬未下旨揚揚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言鎬當罪者二十八可羞者十並

劾位一貫扶同作奸帝震怒欲行法首輔趙志臯營救
乃罷錫令聽勘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已東征事竣
給事中楊應文叙錫功詔許復用三十八年起撫遼東
襲綽哈於鎮安破之御史田生金劾其開釁時遼左多
事錫力薦李如梅請復用為大將為給事中麻僖御史
楊州鶴所劾錫疏辨乞休帝不問錫竟引去四十六年
四月我

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翰

趣總兵官張承蔭往援與副總兵頗廷相等俱戰歿遠
近大震廷議錫熟諳遼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畧既至
申明紀律徵四方兵圖大舉至七月

大清兵由鴉鵲關克清河副將鄒儲賢戰死詔賜錫尚
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
軍中其冬四方援兵大集遂議進師時蚩尤旗長竟天
彗見東方星隕地震識者以為敗徵大學士方從哲兵
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皆以師久餉匱

發紅旗日趣鎬進兵明年正月鎬乃會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等定議以十月十有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甸由晾馬甸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大兵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竝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期渡渾河進至二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從三岔口出開松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鎬間急檄止如
柏綆兩軍如柏遂不進綆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大清兵擊之而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綰綆既
入營營中大亂綆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
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
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御史楊鶴疏劾之不
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
論死崇禎二年伏法李維翰睢州人萬厯四十四年以

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三面受敵無歲不用兵自稅使高淮腴削十餘年軍民益困而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聞致遼事大壞及張承蔭覆沒維翰猶獲善歸至天啟初始下吏論死周永春金鄉人官禮科都給事中齊黨方熾永春與忝詩教為之魁尋由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代維翰為巡撫值喪敗之後佐經畧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二年罷歸天啟初言官追論開原失陷罪遣戍

袁應泰字大來鳳翔人萬厯二十三年進士授臨漳知縣築長堤四十餘里捍禦漳水調繁河內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五堰溉田數萬頃鄰邑皆享其利河決朱旺役夫多死者應泰設席為廬飲食作止有度民懽然趨事治行冠兩河遷工部主事歷兵部武選郎中汰遣假冒世職數百人遷淮徐兵備參議山東大饑設粥廠哺流民繕城濬濠修先聖廟饑者盡得食更搜額外稅及漕折馬價數萬金先後發振戶部劾其擅移官廩時

已遷副使遂移疾歸久之起河南右參政以按察使治兵永平遼事方棘應泰練兵繕甲修亭障飭樓櫓關外所需芻艾火藥之屬呼吸立應經略熊廷弼深賴焉泰昌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周永春巡撫遼東踰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前職代廷弼為經略而以薛國用為巡撫應泰受事即刑白馬祀神誓以身委遼疏言臣願與遼相終始更願文武諸臣無懷二心與臣相終始有託故謝事者罪無赦熹宗優詔褒答賜尚方劍乃戮貪

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餘人遂謀進取撫順
議用兵十八萬大將十人上奏陳方略應泰歷官精敏
強毅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邊持法嚴部伍整
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
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
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
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或陰
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為內應禍且巨測應泰方自

訓得計將藉以抗

大清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為前鋒陣死者二十餘人
應泰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啟改元三月十有二日我
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
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
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
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十有九日

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

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其夕應泰宿營
中不入城明日

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
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衆諸將兵
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
張銓等分陴固守諸監司高山牛維曜胡嘉東及督餉
郎中傅國竝踰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攻城急應泰督
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

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
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
不濟太息謂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於此遂佩
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屍大慟縱
火焚樓死事間贈兵部尚書予祭葬官其一子國用洛
南人歷官山東右參政分守遼海道以右僉都御史代
應泰巡撫遼東應泰死廷議將起廷弼道遠未至乃進
國用兵部右侍郎代應泰為經畧歷官醇謹久於遼日

夜憂戰守備會

大清兵不至得安其位無何請告竟卒於官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史三十六年巡按遼東巡撫趙楫與總兵官李成梁棄寬甸新疆八百里徙編民六萬家於內地已論功受賞給事中宋一韓論之下廷弼覆勘具得棄地驅民狀劾兩人罪及先任按臣何爾健康丕揚黨庇疏竟不下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曠

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屯種可得粟百三十萬石
帝優詔褒美命推行於諸邊邊將好搗巢輒生豐端廷
弼言防邊以守為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之歲大
旱廷弼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七日雨不雨毀其廟及
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劍使使往斬之未至風雷
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為神在遼數年杜餽遺核軍實按
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督學南畿嚴明有聲以杖
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奏養喬投劾去廷

弼亦聽勘歸四十七年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
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鎬經畧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
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
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
足為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
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
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

母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悞臣悞遼兼悞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尚方劍重其權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遇逃者諭令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劾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為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畧請集兵十八萬分布靉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

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禦大敵互為應援更挑
精悍者為遊徼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
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疏入帝從之廷弼之初抵遼也
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
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
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
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
跡廷弼祭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

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由是人心復固廷弼
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
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
故不甚附明年五月我

大清兵畧地花嶺六月畧王大人屯八月畧蒲河將士
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中姚
宗文騰謗於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戶科給事
中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

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
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宗文由是怨後
寅緣復吏科閱視遼東士馬與廷弼議多不合遼東人
劉國縉先為御史坐大計謫官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
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為兵所募萬七
千餘人逃亡過半廷弼聞於朝國縉亦怨廷弼為御史
時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意氣相得並以排東林攻道
學為事國縉輩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

宗文故出國縉門下兩人益相比而傾廷弼及宗文歸
疏陳遼土日盛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
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
止復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
關踰年漫無定畫蒲河失守匿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
挑濬尚方之劍逞志作威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
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
欺君者三謂不罷遼必不保詔下建議廷弼憤抗疏極

辨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憤
再疏自明云遼已轉危為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綴還尚
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廷弼去
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
卒數千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
亡而今且地方安堵舉朝帖席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
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禽王誠臣之罪然
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

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勘帝從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連等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臣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臺省責臣以破壞之遼遺他人臣不得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聞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此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

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
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及
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未言臣入遼時士民垂泣而
道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輕議獨
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馬趨救何其
壯也及見官兵駕弱遽爾乞骸以歸將置君恩何地廷
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
此則罪浮於功者矣帝以廷弼力保危域仍議起用天

啟元年瀋陽破應泰死廷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
諷之并及閣臣劉一燝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
山至閭陽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一燝曰使廷
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功
兼以排擠勞臣為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
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
復詔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為巡撫化貞諸城人萬
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右參議分守廣寧蒙

古綽哈諸部長乘機窺塞下化貞撫之皆不敢動朱童
蒙勘事還極言化貞得西人心勿輕調蘆撫事化貞亦
言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西人則敵顧忌不敢
深入會遼瀋相繼亡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請加
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
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
恃三岔河為阻而三岔之黃泥窪又水淺可涉廣寧止
孱卒千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士民聯絡西

部人心稍定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化
貞提弱卒守孤城氣不懾時望赫然中朝亦謂其才足
倚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
諸鎮入衛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輒報可時
金復諸衛軍民及東山礦徒多結砦自固以待官軍其
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貞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
俾自奮於功名詔諭朝鮮褒以忠義勉之同仇帝亦從
之至六月廷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謫帝不可乃建三

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為之而山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一事權遂進廷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海關經畧遼東軍務廷弼因請尚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糗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白監軍道臣高出胡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

縉為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為登萊監軍僉
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為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
遼人心並報允七月廷弼將啟行帝特賜麒麟服一彩
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又以京營選
鋒五千護廷弼行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為經略病
不任事化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一人
守備二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
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

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若駐兵河上兵分則力弱敵輕騎
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
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
不宜屯聚一處為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堠
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為傳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
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俟蓋遼
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聲息我必
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為自弱之計也疏上優旨褒

答會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為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為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而經撫不和之議起矣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敕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憫恤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

別為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即權駐義州控制
聯絡俾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更宜發銀六萬兩
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劄付百道俾承制拜
除其東山曠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
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
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立從之
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
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可之垣方與所司議兵

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
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寧兵
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取而廷弼居中節制
命既下經略各鎮互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備陳東
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
至即執敵將降而西部呼爾敦圖緯哈咸願助兵敵兵
守海州不過二千河上止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
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情可盡也兵

部尚書張鶴鳴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復
趣之請令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
會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
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赴
救於是兵部愈促進師化貞即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
已出關次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
卒無功而還化貞為人駿而愎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
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妄意降

人李永芳為內應信西部言謂呼爾敦圖助兵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士馬甲仗糗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為大言罔中朝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畧虛號而已廷弼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

之毛文龍鎮江之捷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遼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寒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竝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為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京師力詆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顯詆鶴鳴謂臣既任經畧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不答臣有經畧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

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至九月化貞猶言呼爾敦
圖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
不戰為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
相距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撐拒臣未敢輕
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分布置必使兵馬器
械舟車芻茭無一不備而後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
以守今臨事中亂雖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卜
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既而西部竟

不至化貞兵亦不敢進廷弼既與化貞隙中朝右化貞者多詆廷弼給事中楊道寅謂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瀛極譽化貞刺廷弼詆之垣逍遙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琰則言廷弼宜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所問而帝於講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僉事國縉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辨語頗憤激是時廷弼主守謂遼人不可用西部不可

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
不言守謂我一渡河河東人必內應且騰書中朝言仲
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識者知其必僨事以疆場事
重無敢言其短者至十月冰合廣寧人謂

大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鎮
武西平間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
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
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畧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

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地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為今日計惟樞部俯同於臣臣始得為陛下任東方事也其言甚切至鶴鳴益不悅廷弼乃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閭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守鎮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閭陽又令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令曰敵來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閭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

甫定化貞又信謀者言遽發兵襲海州旋亦引退廷弼乃上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輒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為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圈無一敵兵即得牛莊我不能

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怏怏回矣
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
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為敵人所笑化貞見
疏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
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遠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
臣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為
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
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寧御史

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
芳必不可信與廷弼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
而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尚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
劾一燎以用出嘉棟卜年為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
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邁事機
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
去之何必內借閣臣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
特有言官言官交攻特有樞部樞部佐鬪特有閣臣臣

今無望矣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抗違不遵者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議初廷弼之出關也化貞慮奪已兵權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却責於臣會震孺奏經撫不和有化貞心慵意懶語廷弼據以刺化貞化貞益不悅及化貞請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臣約亟罷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舉知經撫不和必悞疆事章日上而鶴鳴篤

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員外郎徐大化希指劾
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妬功不去必壞遼事疏并下部鶴
鳴乃集廷臣大議議撤廷弼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
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為兵者必
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尚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
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會

大清兵逼西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無
何西平圍急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界得

功及祖大壽往會秉忠進戰廷弼亦馳檄渠撤營赴援
二十二日遇

大清兵平陽橋鋒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鎮
武閭陽兵遂大潰渠秉忠戰沒沙嶺大壽走覺華島西
平守將一貫待援不至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沒廷弼已
離右屯次閭陽參議邢慎言勸急救廣寧為僉事韓初
命所沮遂退還時

大清兵頓沙嶺不進化貞素任得功為腹心而得功潛

降於

大清欲生縛化貞以為功訛言敵已薄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化貞怒呵之朝棟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潰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

將五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二十六日偕初命護潰民入關化貞出嘉棟先後入獨邦佐自經死得功率廣寧叛將迎

大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

大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大震鶴鳴恐自請視師二月逮化貞罷廷觴聽勘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並論死後當行刑中書汪文言哀廷

弼寃奔走公卿間為營救忠賢聞之大恨誓速斬廷弼
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賄甚其罪已邏者獲市人
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忠賢愈欲速
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遂希指趣
之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侍講筵出市刊遼東
傳譖於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
月棄市傳首九邊已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
七萬御史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忠賢即

矯旨嚴追聲實不足姻族家俱破江夏知縣王爾玉責
廷弼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其長子兆珪自刎死兆
珪母稱冤爾玉去其兩婢衣撻之四十遠近莫不嗟憤
崇禎元年詔免追贓其秋工部主事徐爾一訟廷弼冤
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
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廣寧兵十三萬糧
數百萬盡屬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人駐右屯距廣
寧四十里耳化貞忽同三四百萬遼民一時盡潰廷弼

五千人不同潰足矣尚望其屹然堅壁哉廷弼罪安在
化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貞信李永芳內附廷
弼云必不足信無一事不力争無一言不奇中廷弼罪
安在且屢疏爭各鎮節制不行屢疏爭原派兵馬不與
徒擁虛器抱空名廷弼罪安在唐郭子儀李光弼與九
節度師同潰自應收潰兵扼河陽橋無再往河陽坐待
思明縛去之理今計廣寧西止關上一門限不趣扼關
門何待史稱慕容垂一軍三萬獨全亦無再駐淝水與

晉人決戰之理建弼能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付與
化貞事政相類寧得與化貞同日道乎所謂勞有足矜
者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嶺關相繼奔潰廷弼經理不
及一年俄進築奉集瀋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扼敵兵
於橫河上於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礮屹然樹金湯令
得竟所施何至舉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殺不
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其才既籠蓋一時其氣又
陵厲一世揭辯紛紛致櫻衆怒共起殺機是則所由必

殺其軀之道耳當廷弼被勘被逮之時天日輒為無光
足明其冤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從明年五月大學士
韓爌等言廷弼遺骸至今不得歸葬從來國法所未有
今其子疏請歸葬臣等擬票許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
悖理合如此若廷弼罪狀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
己酉間廷弼以御史按遼東早以遼患為慮請核地界
飭營伍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為應十年而驗若
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

陷沒皇祖用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一年餘修飭守具
邊患稍寧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無戰功攻使去其
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未必至此其可言
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之田間復任經畧
化貞主戰廷弼主守羣議皆是化貞廷弼屢言玩師必
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右屯化
貞兵十三萬駐廣寧廣寧潰右屯乃與俱潰其可言者
三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驅殉封疆豈非節烈

奇男子不然支撐寧前錦義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效乃倉皇風鶴偕化貞竝馬入關其意以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當未減此則私心短見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為臨難鮮忠者之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同事諸臣一體伏誅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賄賊拷坐楊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衆偕題曲殺身死尚懸坐賊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

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心服海內忠臣義士亦多憤惋
竊歎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訟陳皇上之前臣等平
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誑官營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
金錢不通一饋問焦屑敝舌爭言大計魏忠賢盜竊威
福士大夫靡然從風廷弼以長繫待決之人屈曲則生
抗違則死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致獨膺顯戮慷慨
赴市耿耿剛腸猶未盡泯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
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聖明必當垂仁臣所以娓娓及

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而實陰繫朝中邪正本末皇上天縱英哲或不以臣等為大謬也詔許其子持首歸葬五年化貞始伏誅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為人慷慨負膽畧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啟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即單騎出閱關内外部中

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為喀喇沁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畧王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業者崇煥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為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

在晉無遠畧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
煥以為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
餘萬久困不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
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
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
度外承宗謀於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
發察罕部護關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為然告在晉在晉竟
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敗重城

議集將吏謀所守閭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
張應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煥議已承宗鎮關
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
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
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三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僉事
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
大壽築寧遠城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疎
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

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
迄工遂為關外重鎮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
又善撫將士樂為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
望為樂土遭父憂奪情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
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鎮祠歷
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叙
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請即復錦
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為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

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為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啟倬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

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

大清知經畧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即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海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為書激

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
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模詰奸通判啟侬具
守卒食辟道上行入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
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

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
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却圍遂解而啟侬
亦以然礮死啟侬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
介承宗重之用為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

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初中朝
聞警兵部尚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略
第總兵麒麟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
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
桂等進秩有差我

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畧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
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鎮關門大反
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麟若偏裨麟至見

悔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褫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
趙率教代麒我

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
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為之魏忠賢遣其
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鎮崇煥抗疏諫不納叙功加兵部
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崇煥既解圍志漸驕與
桂不協請移之他鎮乃召桂還崇煥以之臣奏留桂又
與不協中朝慮債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

畫關守崇煥虞廷臣忌已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
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
減海運大要堅壁清野以為體乘間擊瑕以為用戰雖
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
讐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
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
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其冬崇
煥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凌河議大興屯田漸

復第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廢錦衣崇煥進
所廢為指揮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
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憑堅城
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
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

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我

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
大清兵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

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

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會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朝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九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為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為

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
旨許之後以為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是修故疆持
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
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
十里爾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
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
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
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

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率教駐
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輔為前鋒總兵官
駐大凌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

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
遣使議和欲援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
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

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
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

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闕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

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濠內用礮拒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

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海暑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凌河二城時稱寧錦大

捷桂率教功為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
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
建祠終不為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為督
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叙功文武增秩賜廕者數百
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
疏乞讓廕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崩莊烈帝即位忠賢
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
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
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畧對曰方畧已具疏中臣受陛下
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
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
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
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
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撫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

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為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

弼孫承宗皆為人排搆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
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為正著戰
為奇著和為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
臣與諸邊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
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
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
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
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

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
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
受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
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
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
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貧商民足五
萬乃解自肅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
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

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為獎勵一方乃靖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至是梅將解任崇煥請合寧錦為一鎮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

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
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
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喀
喇沁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為察罕所迫且歲饑有叛
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叙春秋
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廕錦衣千戶崇煥始
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
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

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
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
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
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亘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
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

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啟
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為兵分布哨
船聯接登州以為犄角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

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為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薩爾訥攻城南為

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

大清兵征朝鮮并規剿文龍三月

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
中時

大清惡文龍驍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為兵端顧
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畧往輒敗
衄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
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工科給事中潘士間劾文龍糜餉殺降尚寶卿董茂忠

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
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
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
是遂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
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
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
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
五月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尚政等

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堂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止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為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繫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

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
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
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
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
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以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
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剽掠商船自為盜賊七當斬強
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
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烏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

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冤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為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尚方劍斬

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為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尚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鎮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

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褒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
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
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為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
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
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
龍慮其部下為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弁失主帥心
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鎮牽
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歲餉銀四十二

萬米十三萬六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為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鎮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文龍既死甫踰三月我

大清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即督大壽可剛等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褒

免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教戰沒遵
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
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
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

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
轄而崇煥甫聞變即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
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

誣其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

大清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即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并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

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嘗移書止之龍錫故主定
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弘勳史堃輩謀興大
獄為逆黨報讐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
二事為兩人罪捷首疏力攻堃弘勳繼之必欲并誅龍
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
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
貲天下寃之崇煥既縛大壽潰而去武經畧滿桂以趣
戰急與

大清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趙光抃字彥清九江德化人父贊化工部郎中光抃舉天啟五年進士鄉人曹欽程父事魏忠賢驟得太僕少卿光抃語之曰富貴一時名節千古君不可不審欽程惡之即日出贊化為南寧知府南寧惡地贊化佗僚而死光抃奔喪歸崇禎初服闋除工部都水主事歷兵部職方郎中十年秋遣閱薊遼戎務盡得邊塞形勢戰守

機宜列十二事以獻明年冬

大清兵入密雲總督吳阿衡敗歿廷議增設巡撫一人
駐密雲遂擢光祚右僉都御史任之至即發監視中官
鄧希詔奸謀帝召希詔還而令分守中官孫茂霖覈寔
茂霖為希詔解光祚反得罪遣戍廣東十五年兵事益
棘廷臣薦光祚復官光祚家素饒聞命持數萬金入都
為軍資既至召見德政殿奏對稱旨拜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軍務

而

大清已克薊州分兵四出命光抃兼督諸路援軍諸援軍觀望河間遂南皆失守光抃不敢救尾而南已間塞上警又驅而北廷臣交章劾光抃謂列城被攻不救退回高陽坐視淪覆明年復論光抃及范志完四月

大清兵北旋光抃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皆敗走帝聞大怒既解嚴與志完並獲譴帝召見雷縵祚縵祚詆志完而稱光抃帝曰志完光抃逗遛河間獨罪

志完渠服其心乎遂并逮光抃光抃嘗薦廣恩廣恩抗
不赴召帝以是益惡光抃卒與志完同日斬西市光抃
才氣豪邁而於大慮亦疎在職方深為尚書楊嗣昌所
倚曰吾不及光抃先是毛文龍據東江海疆賴之文龍
死陳繼盛黃龍沈世魁代其部往往為亂中朝又素以
糜餉為憂及世魁死島中無帥光抃愆臾嗣昌撤之二
十年積患一朝而除而於邊計亦左焉光抃雖文士有
膽決嘗遇敵諸將欲奔光抃坐地不起久之乃引歸其

起戍中也將士不相習猝遇大敵先膽落故所當輒敗
然受事破軍之餘身先被創顧與志完同誅人咸以為
冤福王時太僕萬元吉奏復其官范志完虞城人崇禎
四年進士授永平推官專理察罕撫賞意不欲行上疏
言權輕請得特疏奏軍事當事者惡之謫湖廣布政司
檢校擢寧國推官歷官分巡關內僉事十四年冬起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其座主周延儒當國遂拜志完
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

天津諸鎮軍務代楊繩武繩武者雲南彌勒人也由庶吉士改授御史十一年冬用楊嗣昌薦召見吐言如流畫地成圖帝偉之遂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洪承疇困松山遂擢繩武總督尋以志完代之而令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出關救松錦加銜督師明年正月繩武卒官贈兵部尚書廕錦衣世襲百戶遂進志完左侍郎督師出關如繩武而以張福臻督薊鎮駐關內自王樸諸軍敗兵力益單松錦相繼失志完乃築五城寧遠

城南護轉輸募土著實之又議修覺華島城為犄角勢
帝甚倚之六月易銜欽命督師總督薊遼昌通等處軍
務節制登津撫鎮遼事急則移駐中後前屯關內急則
星馳入援三協有警則會同薊昌二督并力策應時關
內外並建二督而關外加督師銜地望尤尊又於昌平
保定設二督於是千里之內有四督臣又有寧遠永平
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
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碁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

不一十五年給事中方士亮劾福臻昏庸因言移督師
關內則薊督可裁福臻可罷於是召還福臻令志完兼
制關內移駐關門志完辭不許求去不許上疏言不能
兼薊請仍設薊督踰月始以趙光抃任之而

大清兵已入自牆子嶺克薊州而南下矣兵部劾志完
疎防廷臣亦言志完貪悞帝以敵兵未退責令戴罪立
功然志完無謀畧惟怯甚不敢一戰所在州縣覆沒惟
尾而呵噪兵所到剽虜至德州僉事雷縉祚劾之自是

論列者益衆帝猶責志完後效志完終不敢戰明年

大清兵攻下海州贛榆沐陽豐縣已而北旋志完光抃
卒觀望皆不進事定議罪召續祚廷質問志完逗遛淫
掠狀志完辨問御史吳履中對如續祚言時座主延儒
督師亦無功遂命下志完獄以十二月斬志完先是十
二年封疆之案伏罪者三十有六人至是失事甚於前
誅止志完光抃及巡撫馬成名潘永圖總兵薛敏忠副
將柏永鎮其他悉置不問而保定巡撫楊進得善去山

東巡撫王永吉反獲遷擢帝之用刑至是窮矣

贊曰三路喪師收降取敗鎬與應泰同辜然君子重繩
鎬而寬論應泰豈不以士所重在節哉惜乎廷弼以蓋
世之材偏性取忌功名顯於遼亦隳於遼假使廷弼效
死邊城義不反顧豈不毅然節烈丈夫哉廣寧之失罪
由化貞乃以門戶曲殺廷弼化貞稽誅者且數年崇煥
智雖疎差有膽畧莊烈帝又以讒間誅之國步將移刑
章顛覆豈非天哉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考證

楊鶴傳賴沈惟敬就禽鄉導乃絕

臣章宗瀛按沈惟

敬以奉使封倭與平秀吉相結至是總督邢玠發其
奸執送麻貴營詳見朝鮮傳此處所云鄉導絕蓋指
此謹附考

楊鶴傳總兵官張承蔭

臣章宗瀛按張承蔭刻本誤

作承允謹改後仿此

楊鎬傳總兵出寬甸由晾馬甸搥後

臣章宗瀛按方

興紀要晾馬甸亦曰晾馬臺在松子嶺東北傳作涼

馬誤謹據改

熊廷弼傳中書汪文言哀廷弼冤奔走公卿間為營救

忠賢聞之大恨

舊本本作廷弼令汪文言賄內廷

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

臣章宗瀛按

汪文言納賄事乃梁夢環藉是以興大獄欲并害楊

漣左光斗等閹黨傳所載甚明其實廷弼性剛負氣

既非屑於行賄之人文言雖非正人然名隸點將錄亦與忠賢素不相習傳直云廷弼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不知何据且以忠賢之力若果有此說亦何難并免其逮治而求緩湏史耶觀後韓爌等稱廷弼不愛一錢不通一饋諸語更可證此事之誣蓋當時汪文言力為援救因觸怒忠賢而逮之死則有之耳
謹擬改

袁崇煥傳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得出

臣章宗

瀛按十三山在廣寧衛西南七十里乃驛名又堡名也其西八十里達錦州之小凌河見方輿紀要其時化貞失事難民之未盡入關者皆屯於此故崇煥籌及之謹附考

袁崇煥傳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 臣章宗瀛按緩師刻本作援師考是時

大兵圍錦州急故率教等議和以緩攻援字當係誤刊
謹改

袁崇煥傳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
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

臣章宗瀛按袁崇煥之誅

毛文龍明本紀作崇禎二年六月傳作五月互異謹

識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諸臣

張承蔭 趙率教 羅一貫

以上通謚忠烈

頗廷相 鄒儲賢 賀世賢 尤世功 陳策

童仲揆 李秉誠 梁仲善 姜弼 朱萬良

劉渠 祁秉忠

以上通謚烈愍

王命印 王元雅 朱國彥 吳阿衡

以上通謚節愍

袁應泰 通謚忠節